

体制内，一定要去争更高的位置吗？到底有什么意义？

郑渊洁在《倒退人生》里讲了一个细思极恐的官场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思：官场和体育两个领域最相似，它们的投身者前赴后继而真正能登上权力顶峰或拿到奥运会金牌者可谓寥若晨星。

体育和官场是人类诸奋斗领域中最容易令参与者抱恨终身的两个领域，承受能力不强者优先当对此二领域敬而远之。

不管你想不想去争更高的位置，你要知道，有些位置不是争了就能有的。

1

史亦苏走错了一步棋。

不是普通的下棋，是人生的棋。不是在二十六岁时走错的，是在四十六岁时走错的。

选择官场仕途作为自己终身奋斗领域的史亦苏在自己临界没有回旋余地的四十六岁时，走错了一步至关重要的棋。

人通过不同的领域体现人生价值。有人务农，有人做工，有人经商，有人从戎，有人做学问，有人献身艺术，有人专事服务业，有人迷恋体育，有人投身官场.....

在这众多截然不同的领域中，只有官场和体育两个领域最相似：它们的投身者前赴后继而真正能登上权力顶峰或拿到奥运会金牌者可谓寥若晨星。

体育和官场是人类诸奋斗领域中最容易令参与者抱恨终身的两个领域，承受能力不强者优先当对此二领域敬而远之。

史亦苏从上小学起就迷恋班级里的准官场，班上那十个左右的诸如班长组长学习委员之类的「官职」被小小年纪的他掰碎了琢磨和谋取。

其实，用「天真」这个词汇形容少年儿童是个误区。天真只能用来形容某个人，不能用来形容某个年龄层。有的人享年九十八岁时还天真，有的人从进幼儿园小班起就老谋深算。

史亦苏在小学班级「官场」里表现出了游刃有余的才能，他觉得干什么也没有管人给他带来的快感大。他酷爱少数人坐在一起制定一个决定，然后让多数人去执行。

上初中时，史亦苏决定将自己的人生赌注押在官场领域，他认为其他领域不能使他在体现价值的同时给他快乐。他看清了自己只有在官场搏击才能进入如鱼得水的境界。他认定只有通过从事喜欢的职业挣钱才是完美理想的人生，通过不喜欢的职业挣钱不完美。

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史亦苏到省文联资料室工作。他给自己定的指标是至少三年上一个台阶。史亦苏所谓的台阶指的是官阶，具体说就是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局级、正局级、副部级、正部级.....

史亦苏给自己五十五岁时定的远景目标是国家文化部长或全国文联书记，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更好。

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史亦苏才发现官场是一个高手辈出小巫见大巫天外有天的领域，他在学校「官场」里练就的功夫是名副其实的小儿科。

好在史亦苏悟性不低，几年下来在仕途上没有犯质的错误。他在省文联要谋取的终极职位当然是贵为正局级的文联一把手。

他用心观察分析了全文联所有处级职位，发现文联历任一把手无一例外是由作家协会秘书长的职位上提拔起来的。

史亦苏由此断定，作协是文联诸协会中最重要的协会，虽然同为正处级，但作协秘书长的含金量显然比音协舞协曲协杂协等高多了。

史亦苏略施小计就从资料室调到了作协。经过如下：

史亦苏有在单位的公共厕所里大便的习惯。此举好处有三：

一、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在隔板后边获取信息，不少人有一边方便一边说话的习惯；

二、身在单位却可以节省八小时以外属于自己的时间；

三、节约家里的用水量。日积月累，集腋成裘。

一天史亦苏在单位大便时，听到了作协两位工作人员的交谈。大意是最近作协拟在郊区开一次规模不小的会，光是与会的著名作家就有八十人之多。不巧的是近日作协的工作人员生孩子的生孩子，生病的生病，人手忙不过来。

蹲在便坑上的史亦苏认为自己从资料室跳槽到作协的机会来了。他甚至连屁股都没怎么认真擦，大便也顾不上放水冲，提上裤子就奔作协的办公室。

作协秘书长叫董雨生。另有两位副秘书长，一位叫葛鸣，一位叫谢华国。史亦苏进作协办公室时屋里只有谢华国。

史亦苏对谢华国说：「谢老师，听说作协要开会，人手不够，我可以去帮忙吗？」

谢华国对资料室新来的这位瘦小的大学生挺有好感，觉得他谦恭。

谢华国说：「你们室主任同意吗？」

史亦苏说：「我去同他说，我们室不忙。」

谢华国说：「如果他同意，我们当然欢迎。」

史亦苏回资料室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说作协开会人手不够想让他去打下手，不知主任能否同意。

主任问：「你想去吗？」

史亦苏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将来咱们室举办会议时，会务这一套我就能派上用场了。」

主任点头批准。

史亦苏如愿以偿地成为作协举办的作家会议的会务工作人员。从打印开会通知到抄信封挂号邮寄到再上一道保险电话通知，从同承接会议的宾馆的讨价还价到分房间签到发放纪念品，史亦苏忙里忙外将生性属于鸡蛋里挑骨头的作家们伺候得舒舒坦坦交口称誉，喜得作协董秘书长合不上嘴，连连夸奖谢副秘书长眼力好。

史亦苏借此机会还认识了不少叱咤文坛的大牌作家，他那在作家面前毕恭毕敬聆听教诲的模样着实让以诲人不倦为己任的作家喜欢得不得了。

史亦苏清楚，欲坐文联头把交椅，不在作家中有口皆碑是万万不能的。

会议尚未结束，谢华国就向董雨生建议将史亦苏调到作协来。董雨生和葛鸣投赞成票。董雨生担心资料室主任不放人，他走上层路线，向也来参加会的文联一把手游说。一把手早就在会议期间喜欢上了史亦苏的才干和人品，当即拍板。

当谢华国向史亦苏宣布这一消息时，没想到史亦苏说：「我很想来作协，但你们就凭这么一次会就调我是不是有点儿草率？万一我挑不起这副担子呢？我看这样，你们借调我三个月，就算试工。三个月后，如果你们满意，就正式调我。如果不满意，我还回资料室。」

谢华国瞪大了眼睛，对史亦苏刮目相看。文联的人都知道作协是比资料室香一百倍的部门。「欲将取之必先与之」这一古代兵法被史亦苏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个月后，史亦苏正式调入作协。

史亦苏在作协的第一个猎取目标是作协副秘书长的职位。

作协副秘书长编制是两个，目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谢华国和葛鸣同为五十岁，退休还得十年。死亡的可能不大，史亦苏十分注意他们每次体检的报告单，基本没病。近期在本协会提升的可能亦不大，因为文联一把手还有四年才到退休年龄，而身为省政协常委的文联一把手可以在「群众团体」多干一年的新规定更是给了史亦苏当头一棒。这就是说，现任文联一把手还得浪费五年时间！五年后，文联一把手才能让出位置给董雨生，董雨生才能依次让出位置给谢华国或葛鸣。在没有意外的前提下，史亦苏才能踏上他仕途的第一个台阶——相当于副处级级别的作协副秘书长。而史亦苏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三年上一个台阶。

史亦苏一边勤奋工作一边想计策。一次谢华国随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史亦苏甚至祈祷飞机失事。

谢华国没有摔死，文联老干部处处长却因突发性脑溢血死了。老干部处处长在文联虽然是最不重要最没有发展的一个职位，但却是正处级。史亦苏灵机一动，他给葛鸣出主意，建议他谋取老干部处长这个正处的空缺。已经苦熬了八年副处还看不到正处曙光的葛鸣如梦初醒，他万分感激史亦苏的提醒，在老干

部处处长尸骨未寒还没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找文联一把手谈话袒露心声。

葛鸣出任老干部处处长后，作协副秘书长的位置空出来一个。史亦苏清楚在讲究论资排辈的作协自己补缺的可能并非板上钉钉，他不能掉以轻心。

史亦苏先找董雨生谈话，虔诚地向董雨生征求对他来作协后工作的意见。当董雨生对他大加赞扬后，他谨慎却坚定地表示自己愿为作协做更大的贡献。董雨生当然明白这「更大的贡献」的含义，当即表示向上边力荐。史亦苏又将同一内容的戏在文联一把手的办公室重演了一遍。

当谢华国看到任命史亦苏为作协副秘书长的文联 × 字 ×× 号文件时，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谢华国对史亦苏出任副秘书长并不感到意外，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办公桌就在他对面的史亦苏竟然能对他守口如瓶不透一丝自己将出任副秘书长的风声。

不错，的确有在传出某某人将出任某某职位后觊觎该职位的其他人努力告状将那人的好梦化为泡影的前车之鉴，但谢华国认为自己同史亦苏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他谢华国最先倡议调史亦苏来作协的，而且他所处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对史亦苏出任副秘书长构成任何威胁。谢华国只能由此作出史亦苏对副秘书长这个职位看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判断。

即使在官场里，「官迷心窍」也是个贬义词。一眼就让人看出官迷心窍的人往往事倍功半，倒是表面看上去不想当官的人更容易平步青云。

史亦苏出任作协副秘书长后，看出谢华国对他开始疏远。史亦苏略施小计就化敌为友。史亦苏编造了一个家中失窃的谎言，然后向谢华国借数额并不大的钱。**把朋友变成敌人和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方法是同一个：向他借钱。**谢华国看到史亦苏遇到经济困难后在这么多同事中只向他借钱，这只能说明史亦苏认为在单位他谢华国是最可信赖的人。谢华国于是大为感动甚至自责自己小肚鸡肠。史亦苏既花了谢华国的钱又融解了两人之间的芥蒂。

史亦苏在副秘书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五年，表面泰然自若实际上心急火燎的他最爱看墙上的挂历数日子。史亦苏好不容易熬到了文联一把手退休的日子，正当他准备在作协秘书长升任文联一把手而他也顺理成章地升任作协秘书长时，一个晴天霹雳将史亦苏打懵了：上面委派了一个新的一把手。这意味着董雨生不能给他史亦苏让出秘书长的正处位置了。新任一把手的年龄虽然距离退休只有三年，但史亦苏不敢再将赌注压在这儿了，万一上面再派人来呢？史亦苏精确地计算了董雨生的出生日期，董雨生还有五年才到六十岁的退休年龄。五年！史亦苏作出了不能在作协一棵树上吊死的决定。

急于当「正处」的史亦苏将文联所有正处职位像梳子梳头那样过了一遍，他听说《风华正茂》编辑部主任要调走。史亦苏立即施展能量活动出任《风华正茂》编辑部主任。在文联口碑甚佳的他如愿以偿。

在作协工作多年比史亦苏资格老的秦文民由此补了史亦苏的缺升任作协副秘书长。

根本不懂编辑业务的史亦苏到《风华正茂》走马上任后，深知编辑部原班人马对他这个外行不服气。他精心处理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将编辑部却也弄得风平浪静四平八稳。数年后，史亦苏的一次失误使他和编辑部副主任刘祖德的关系迅速恶化。

省工会将刘祖德确定为省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当工会工作人员来《风华正茂》编辑部向史亦苏征求单位意见时，史亦苏的潜意识里认定刘祖德获得此荣誉后对他的主任位置有威胁。

史亦苏在对工会工作人员大加赞扬刘祖德后，漫不经心地仿佛脱口而出地说刘祖德在数年前曾因闹离婚导致妻子自杀而受过一个处分，他说完后赶紧改口说这事不应该影响刘祖德获得劳动奖章。

事后刘祖德从二渠道得知自己未获得劳动奖章的原因后，立即将史亦苏打入小人的行列，从此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

这是史亦苏到文联后第一次树敌，尽管事后他后悔莫及，但当时他不知怎么搞的走火入魔认定自己只能背水一战捍卫正处交椅。刘祖德从编多年，是在本省文坛享有盛誉的著名编辑。当他和史亦苏的矛盾公开化后，实行聘任制的编辑部主任史亦苏拒聘刘祖德。原以为刘祖德遭解聘后会和他展开殊死较量的史亦苏万万没有想到，对手接到解聘书后连面都没和他照一走了之，到本省一家出版社办的刊物出任编辑部主任。史亦苏内心极其失落，他从骨子里感受到了刘祖德对他的不屑一顾和蔑视，刘祖德分明是认定史亦苏没有当他刘祖德对手资格。

史亦苏和刘祖德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文联不胫而走，史亦苏的名声一落千丈。再加上刘祖德去那家刊物后大施拳脚导致该刊

物印数直线上升并在客观上逼得《风华正茂》印数直线下降，使得文联上上下下都对史亦苏嫉贤妒能、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竞争实际上是竞争人才的时候，为了一己私利驱走能人将人才拱手奉送给竞争对手刊物的做法颇多微词。

更令史亦苏始料未及的是，文联一把手退休后，董雨生升任文联一把手，对当官没有什么兴趣的秦文民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地坐上了作协秘书长的交椅。

史亦苏在深夜里多次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假如当初他沉住气不离开作协，现在作协秘书长的位置百分之百是他史亦苏的，根本轮不上秦文民。再退一步，假如刘祖德和他史亦苏矛盾激化时，他史亦苏高姿态主动回作协屈尊当享受正处待遇的副秘书长，让刘祖德当编辑部主任，在历来同情弱者的民族氛围中，他现在岂不因祸得福既当了作协秘书长又拿了口碑分？史亦苏明白自己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清楚自己在编辑部主任这个职位上坐一天就挨一天骂的史亦苏，不得不在老干部处处长的职位空出来时，疏通关系离开《风华正茂》编辑部平调文联老干部处处长。史亦苏明白，这个职位在文联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同义语。

其时史亦苏已四十六岁。

2

当董雨生到了退休年龄由秦文民接任文联一把手职务时，史亦苏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他悔恨交加。尽管秦文民为人正派且廉洁奉公，但史亦苏认定如果当初他不急于升正处而离开作协

去《风华正茂》编辑部当那个鸟主任，今天坐在文联第一把交椅上的笃定是他史亦苏。

史亦苏想假如能重活一次就好了。真要是那样，他还选择官场作为自己的奋斗领域。因为他有了两个法宝：**一是不急，欲速则不达；二是和同事发生矛盾时，赢的唯一办法是「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哀兵必胜。**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凡事都有其内在规律。例如**金融市场的危机一般都发生在十月至十一月，这是因为当白昼变得越来越短时，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会和树叶一起枯萎而导致其产生枯燥和恐慌心理。**在大学时喜欢上哲学选修课的史亦苏在生活中忽视了哲学的指导意义，打了败仗。

真正能影响人体健康的，不是饮食和运动以及遗传因素，而是情绪。

抑郁的心情导致史亦苏在一次体检时被发现得了癌症。五十岁的他还不想死，他运用自己在官场获得的经验同癌症展开了较量。他的顽强意志和灵活策略使得癌症迟迟不能击败他。

手术后的史亦苏在家休养。一天他从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人介绍自己长期倒着走产生了治病的奇效，史亦苏当即下楼尝试倒着走，感觉果然奇特。

从此，史亦苏每天清晨坚持倒着走一个小时。两个月下来，史亦苏觉得身体状况大大好转。

史亦苏对家人谈倒走的感受时，妻子表示认可倒走的疗效，而儿子却认为爸爸身体好转是因为不参加大吃大喝了。过去史亦苏在单位经常会有饭局，儿子曾问史亦苏这算不算公款吃喝。史亦苏说如果不吃就无法接轨。妻子说这种吃饭方式对健康极为有害，而身为领导干部为了工作牺牲自己身体的健康，实在应该算是一种奉献。谁不知道在家同亲人围坐在一起喝粥吃面条对身体有好处？谁不知道和皮笑肉不笑的外人在烟雾缭绕的恶劣环境中海吃对身体极为有害的高胆固醇食物海喝同五脏六腑不共戴天的烈性酒等于慢性自杀？但是既然身为干部，不「奉献」怎么行？

史亦苏同意妻子的观点。

不管风吹雨打，史亦苏持之以恒地倒走，而且时间越来越长，从开始时的每天一小时增加到两小时三小时。渐渐地，他感到身体里有一种活力跃跃欲试地向外冲。

半年后史亦苏到医院复查时，医生对史亦苏的身体状况之好甚感吃惊。

医生问：「除了我给你开的药，你还吃了什么药？」

史亦苏说：「我连你给我开的药都没吃。」

医生说：「这怎么可能？」

史亦苏说：「我选择了倒走疗法。」

医生说：「我觉得倒走和几十年前风行的打鸡血、喝红茶菌以及甩手疗法一样是旁门左道，不可能有疗效。可能是心理作用。你回去还是应该坚持吃药。」

史亦苏问：「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

医生说：「至少从检查结果上是这样。」

史亦苏兴高采烈地回家向亲人报喜。

妻子和儿子欣喜若狂。

史亦苏说：「这肯定是倒走的结果。」

妻子和儿子同意。

史亦苏说：「再巩固一个月，我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儿子说：「爸，您就多休息一段时间吧，当那个老干部处处长有什么意思？」

史亦苏瞪了儿子一眼。

从第二天起，史亦苏将三个小时的倒走时间增加到三个半小时。

这天早晨，史亦苏洗漱后照镜子时无意中发现自己两鬓的白发不见了。他再仔细观察镜子中的自己，脸上的皱纹似乎也平坦了一些。总之，史亦苏认为自己身上有明显的年轻迹象。

史亦苏在卫生间叫妻子。

妻子过来问什么事。

史亦苏说：「你最近没发现我年轻了吗？」

妻子仔细看史亦苏，惊讶地连连点头，说：「咱们天天在一起，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年轻了，连白头发都变黑了。怎么搞的？」

史亦苏说：「我估计和倒走有关系。」

妻子不信：「倒走能把人变年轻？那还不都倒走去了！」

史亦苏说：「我从明天起增加倒走的时间，看看是不是倒走导致我年轻的。」

史亦苏将每天倒走的时间增加到四个小时。

一个星期后，史亦苏起码年轻了三岁！妻子和儿子确认不疑。

史亦苏欣喜若狂地对家人说，倒走肯定能使人越来越年轻。

妻子说：「如果人们都倒走，岂不是永远不会死了？」

史亦苏说：「没错。不过那将是人类的灾难。地球将无法承受人口爆炸的压力。」

儿子说：「幸亏没人发现倒走的秘密。」

妻子说：「咱们千万不能将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否则地球的末日就到了。」

史亦苏严肃地对家人说：「我有话对你们说。」

妻子和儿子看着史亦苏。

史亦苏说：「我要重活一次。」

当妻子和儿子明白了史亦苏这句话的含义后，他们面面相觑。

沉默了一会儿后，妻子问史亦苏：「你打算倒退到多少岁？」

史亦苏说：「二十二岁。」

妻子问：「咱们还是夫妻关系吗？」

史亦苏说：「当然。」

妻子说：「少夫老妻，能持久？」

史亦苏对妻子说：「你也可以通过倒走减岁数。」

儿子问：「我怎么办？我好不容易熬到十九岁，我绝对不能减岁数。」

妻子说：「如果孩子不减，我也不能减。我减到二十二岁，我跟他还是母子关系吗？」

儿子对史亦苏说：「爸，依我说，您不能人为使自己年轻，这违背自然规律。先不说打破地球生态平衡，首当其冲的是先打破了咱家的生态平衡！」

史亦苏想了想，说：「我一定要重活一次。我这辈子没有成功，但积累了不少经验。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肯定能大展宏图。我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儿子说：「爸，您可以把那些经验传授给我，我也去从政，当大官，让您扬眉吐气。不是有好多父母自己没有完成的夙愿通过儿女完成了吗？他们不是一样开心吗？」

妻子说：「我赞成孩子的主意。假如我陪你减岁数，我怎么向我的父母交代？和亲友怎么交代？和同事怎么交代？肯定是失去他们了。」

史亦苏低头思索。

妻子和儿子大气不敢出地期待他回头是岸。

史亦苏抬起头说：「我主意已定，倒退人生，重活一遍！」

妻子哭了：「我不能陪你去，咱们只有分手了。」

儿子也红着眼睛说：「爸，当您的岁数变得和我差不多时，我还怎么管您叫爸爸？我们怎么向文联的人交代您的突然失踪？我们怎么向派出所说您没了？年轻的您使用谁的身份证？使用什么名字？您还能叫史亦苏？」

史亦苏一意孤行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些都不是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一定要重活一次，获得最大的人生成功！」

妻子和儿子清楚，他们将失去丈夫和父亲。

他们泣不成声。

3

史亦苏发疯似的倒走，每天长达八小时。

倒走到二十二岁时，史亦苏停止了倒走，他摩拳擦掌踌躇满志地准备直面人生创造辉煌。

这天晚上，儿子没有按时回家吃饭。

史亦苏问妻子：「孩子没来电话？」

妻子摇头。

史亦苏说：「咱们先吃吧。」

电话铃响了。

史亦苏接电话，他的脸色变了。

妻子不安地问：「出什么事了？」

史亦苏说：「是交警大队打来的，孩子出车祸了！」

妻子当即昏厥。

史亦苏使劲儿掐妻子的人中。妻子醒过来。

史亦苏说：「咱们去医院！」

史亦苏和妻子赶到医院时，他们的孩子经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妻子再次昏迷。

警察问史亦苏：「你是死者的什么人？」

史亦苏哽咽着说：「我是他爸爸。」

警察狠狠瞪了史亦苏一眼：「开什么玩笑？」

史亦苏这才想起自己的外貌年龄和儿子差不多。

史亦苏忙改口：「我是他表哥。」

警察告诉史亦苏，死者违章跨越栏杆穿越封闭的快速路，导致死亡，责任全部在死者，司机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汽车前部的损伤照理还应该由死者家属赔偿，但司机放弃索赔。

史亦苏在《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书》上签字。

史亦苏搀扶被抢救过来的悲痛欲绝的妻子回到家里。妻子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发呆。

史亦苏忽然灵机一动，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次日早晨，史亦苏对妻子说：「孩子已经没有了，咱们要注意身体。我有个想法，你听听行不行？」

妻子红肿的眼睛看着史亦苏。

史亦苏说：「我借此机会和孩子调包。我以孩子的身份去文联通知他们，说史亦苏遇车祸身亡并且已经火化了。等他们来家慰问时，你就提要求，让他们给史亦苏的孩子在文联安排一个工作。」

妻子看着史亦苏，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一个浑蛋。」

她痛恨史亦苏刚才话中的「借此机会」这个词，死了孩子怎么能说是「机会」呢？

史亦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说：「人已经死了，又不是我害的，你骂我干什么？我这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妻子哭诉道：「就是你挤走了他！」

史亦苏说：「你胡说八道！」

不管怎么说，次日妻子还是同意了史亦苏的行动计划。

史亦苏到文联找秦文民。

秦文民问：「你是谁，怎么这么像史亦苏？」

史亦苏说：「我是史亦苏的儿子。」

秦文民说：「请坐。你找我有什么事？你爸爸身体最近怎么样？」

史亦苏说：「我爸爸死了。车祸。」

秦文民大惊：「怎么会？！」

史亦苏说：「是他没有走过街天桥而违章穿越快速路。责任全由他负。」

秦文民说：「那汽车也不能往人身上撞呀！咱们在交通部门有熟人。人不能白死！」

史亦苏忙说：「人已经烧了，事故结论也下了，我们也在上面签了字，我妈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史亦苏最怕文联找交通大队，那样就露馅了。

秦文民掏出手帕擦眼泪。史亦苏看出秦文民流的是真诚的眼泪。

当天下午，秦文民到史亦苏家慰问家属。

秦文民握着史亦苏妻子的手说：「老苏不幸遇难，我们很悲痛。也请你节哀。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只要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妻子说：「史亦苏生前最关心孩子。你们能不能给孩子在文联安排一个工作？」

秦文民问史亦苏：「你多大了？」

史亦苏回答：「二十二岁。」

秦文民又问：「学历？」

史亦苏说：「大专。」

秦文民转身对同来的人事处长说：「你给安排一下。」

人事处长点头。

四天后，史亦苏到文联上班，工作是资料室的资料员。

又回到原先的同一起跑线上了。史亦苏感慨。

这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史亦苏发誓。

4

同事们都说史亦苏长得太像其父了，连举止都酷似，史亦苏笑笑。史亦苏认识这些昔日的同事，可他们却认定他是他自己的儿子。

一次，史亦苏在走廊里碰见退休后来单位领工资的谢华国。谢华国拉着史亦苏的手说，儿子这么像父亲的，还真不多见。谢华国还对史亦苏的不幸表示沉痛，还问史亦苏的妻子现在是否已从悲痛中解脱。

史亦苏说：「我妈妈这些天好多了，谢谢您的关心。」

谢华国说：「你爸爸可惜呀，他是个干才。想当初还是我发现的他，将他调到作协的。如果有机会，他当个文联一把手没问题。其实他的弱点就在于让别人看出太想进步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你越想要什么，人家就越不让你得逞。渴望欣赏他人的失望是人类普遍的潜在心态。**」

史亦苏百感交集地点头。

谢华国拍拍史亦苏的肩膀：「小伙子，好好干！」

史亦苏说：「伯伯放心。也请您多关照。」

史亦苏目送步履已显蹒跚的谢华国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史亦苏仍然将作协确定为他的第一块跳板。凡作协的人来资料室借阅报刊书籍时，他都服务得格外殷勤周到。

史亦苏特别留意作协的人在资料室阅览时的交谈，他希望作协举办会议时人手还不够。遗憾的是这样的机会没有第二次关照他。

每天回家后，史亦苏都和妻子谈论单位的事。史亦苏和妻子表面的年龄差异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妻子在如释重负后，私下觉得自己是丈夫返老还童的最大受益者，所以愈发对史亦苏关怀备至，她更认为协助丈夫成功地重走一回人生路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

半年过去了，史亦苏仍然蛰伏在资料室。

这天临睡前，妻子在床上对身边的史亦苏说：「我觉得再通过帮助人家搞会务博得人家的好感而达到调过去的目的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哪个部门不是人浮于事？你应该先做一件和作协有关的比较有影响的事，引起他们的重视。」

史亦苏眯着眼睛想妻子的话，然后说：「有道理。」

妻子受到鼓舞，说：「作协什么事最大？」

史亦苏说：「当然是作家的事最大。」

妻子又问：「那咱们就在作家身上做文章。现在作家最关心什么？」

史亦苏想了想，说：「我接触的作家不少。人们喜欢将作家分成这派那派，比如现实主义作家或先锋派作家等等。依我看，作家只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读者的作家，一种是有读者的作家。现在没有读者的作家最希望提高稿费，有读者的作家最希望遏制盗版。」

妻子说：「提高稿费不是咱们力所能及的事。」

史亦苏说：「打击盗版好像也不是咱们的专长。」

妻子说：「未必。作协最有读者的作家是谁？」

史亦苏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刘涯飞。他是咱们省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难得的是他并不写通俗作品，而是写严肃文学。他的每一本书都被盗版，苦不堪言。」

妻子问：「制止不了盗版？」

史亦苏摇头：「四面楚歌，防不胜防。要依我说，真正的好东西，不管是什么，包括文学、艺术、产品或管理方法等，从问世起，它的版权或专利权就在本质上属于全人类，而不属于发明者。任何好东西的发明者如果在发明之前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将在发明成功后因屡屡遭受侵权而最终被活活气死。」

妻子反对：「你这话不对。侵权是违法行为，是要坐牢的。咱们不是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侵犯版权的人被判刑吗？如果好东西的发明者不能享有发明给他带来的经济利益，谁还费劲搞发明谁还费劲写好作品？」

史亦苏点头。

妻子问：「刘涯飞在作协有职务吗？」

史亦苏说：「作协副主席。很有影响。」

妻子说：「如果你能帮他破获一起盗版案，他肯定会欣赏你吧？」

史亦苏说：「当然。但谈何容易？」

妻子给史亦苏鼓劲儿，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世界上的事都是人干出来的。」

史亦苏还是感到茫然和无从下手，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妻子说：「你记得吗，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一家印刷厂工作，有一年春节我拉你去他家串门，你不去。我觉得盗版总是离不了印刷厂，你应该先熟悉一下印刷业务。」

史亦苏表示兴趣不大，他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急功近利的人。

妻子说：「多一门知识没坏处，你的路还长着哪！想当文化界的最高领导，不懂印刷怎么行？」

妻子的最后一句话说动了史亦苏。

在妻子的安排下，在一个周末，史亦苏和远房亲戚见了面。史亦苏的身份自然是妻子的「儿子」。

史亦苏热情地招待远房亲戚。

远房亲戚落座后问史亦苏：「你在哪儿工作？」

史亦苏说：「在省文联。」

远房亲戚眼睛一亮，问：「你认识刘涯飞吗？」

史亦苏说：「你认识他？」

远房亲戚说：「他的书在我们厂印，我们都喜欢看他的书，写得太棒了！近些年印刷厂都不景气，我们厂现在就靠印他的书挣钱维持。你能帮我请他签个名吗？」

史亦苏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远房亲戚高兴了：「那可太好了。我觉得刘涯飞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早晚的事，提前留他一个签名将来肯定值钱，等人家得了诺贝尔奖再找他签名就不容易了。」

史亦苏问：「刘涯飞的书每年在你们厂能印多少？」

远房亲戚说：「我就在生产科工作，最清楚印数。他的《只有十二种动物》光是今年就印了五十万本，加上过去印的，这本书的总印数在一百八十万册以上。」

史亦苏吃惊：「这么多！不少作家的书的印数只有一两万册。」

远房亲戚说：「一两万册就算多的了，还有印一千册的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史亦苏想起自己有一本几年前刘涯飞送给他的《只有十二种动物》，他从书架上找出来，看版权页上的印数。

远房亲戚自豪地说：「这本书就是我们厂印的。」

史亦苏边看边对远房亲戚说：「怎么印数只有十五万册？」

远房亲戚迟疑了一下，没说什么。

远房亲戚转瞬即逝的表情没有逃过史亦苏的眼睛。头脑还算敏捷的史亦苏立即意识到《只有十二种动物》的实际印数与该书版权页上显示的印数不同步。

史亦苏问：「你们厂偷偷多印刘涯飞的书自己卖？」

远房亲戚使劲摇头：「杀了我们厂长他也不敢干这种违法的事，现在谁不知道《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是侵犯知识产权罪？最多要判七年！」

史亦苏追问：「你刚才说光你们厂印《只有十二种动物》就印了一百八十万本，怎么这本前年出的《只有十二种动物》才十五万本？按道理说起码也应该有八十万本吧？」

远房亲戚一咬牙，说：「咱们不是外人，我干脆告诉你们吧！不过你们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史亦苏和妻子拼命点头承诺。

远房亲戚喝了口茶，说：「自实行版税制后，个别出版社通过向作者隐瞒实际印数剥削作者。你们知道，作家以版税方式获取作品的报酬与出版物的印数有直接关系。咱们打个比方，某作家和出版社签订了百分之十的版税率，这就是说，该作家能从每本书的定价中提取百分之十的版税。如果这本书印了五万本，作家就能拿到五万个百分之十。个别出版社为了获取暴利，在该书的版权页上的印数栏里只说印了两万本。这样，该作家就少拿了三万本的钱。」

史亦苏说：「正规出版社这么干太损了吧？」

远房亲戚说：「这还不算损。」

史亦苏和妻子瞠目结舌。

史亦苏问：「你们厂明知出版社向作者隐瞒印数是违法的，怎么还助纣为虐在版权页上印假印数？」

远房亲戚说：「我们厂这么多人得吃饭呀！我们拒绝印，他们换个印刷厂照样印！再说作为印刷厂现在找活很难。」

史亦苏叹气：「倒霉的是作者。他们还以为只有不法书商盗他们的版，其实某些合法书商盗得更厉害。」

远房亲戚说：「前天一家出版社的印制科长喝酒时告诉我，他们出版社和一位作家签出书合同时，出版社提出按千字五十元付稿费，那作家不同意，提出百分之十二的高版税率。出版社还假模假式地跟那作家讨价还价，最后那作家赢了，特高兴。书出来后作家傻了，版权页上标明的印数只有一千本，按照版税作家只拿了八百元钱。其实那书实际上印了三万册！作家到哪儿去查印数？反正我们印刷厂不会说，说了我们还吃饭不？哪家出版社还敢给我们书印？」

史亦苏说：「王八蛋。」

远房亲戚赞同：「没错，地道的王八蛋。」

史亦苏看着远房亲戚说：「你崇拜刘涯飞？」

远房亲戚说：「当然。崇拜得五体投地。」

史亦苏启发他：「出版社如此坑害你尊敬的作家，你不气愤？」

远房亲戚说：「有什么办法？」

妻子插话：「人活一世，不做一两件惊天动地的正义事，挺遗憾。其实有一件就算没白活。」

远房亲戚说：「你们想策反我？」

史亦苏说：「我只是替刘涯飞打抱不平。」

远房亲戚说：「刘涯飞还感动得一塌糊涂！」

史亦苏说：「你只要把《只有十二种动物》的历次印制单复印一份给我就行。你们厂查不出来是谁干的。」

远房亲戚说：「我们厂没有业务了，我也就完了。**窗户将风挡住的同时，也将阳光挡住了。**」

妻子说：「挣不干净的钱下辈子……」

远房亲戚说：「您不用说了，我为民除害！就是人家刘涯飞再有天赋，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不容易！不能让那些吸血鬼再不劳而获了！」

次日，远房亲戚将复印的《只有十二种动物》的印制单交给史亦苏，然后他一脸的大义凛然头也不回地走了。

拿着印制单，史亦苏和妻子确信这就是史亦苏进入作协的通行证。

史亦苏感激地拥抱妻子。

5

史亦苏按图索骥敲响了刘涯飞别墅的大门。刘涯飞是本省作家首富，住宅自然不俗。

开门的是小保姆。

史亦苏问：「刘涯飞先生在吗？」

小保姆说：「不在。」

史亦苏说：「我是文联的，找刘先生有要事。你跟他说史亦苏找他。」

小保姆说：「你等会儿。」

小保姆关上门，到书房对刘涯飞说，有个叫史亦苏的先生找您。

刘涯飞说：「胡说，史亦苏已经死了。」

小保姆说：「他就在门外，您可以从门镜里看看他是不是史亦苏。」

刘涯飞走到门镜前往外窥视。

他自言自语道：「闹鬼了，这么像史亦苏！」

史亦苏在作协当副秘书长时和刘涯飞挺熟。

对稀奇古怪的事特别感兴趣的刘涯飞打开家门。

史亦苏说：「我是史亦苏的儿子。我现在在文联资料室工作。我爸爸在世时经常提起您，说您是咱们省甚至全国最重要的作家。我找您有重要的事。」

刘涯飞说：「原来是史亦苏的儿子！请进。」

落座后，史亦苏对刘涯飞说：「您的作品拥有不计其数的读者，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现在咱们国家给每位作家提供了完全相同的创作环境，个别作家却既不能使自己的作品产生社会效益也不能给自己创造经济效益，他们怨这怨那，甚至说清贫是文人的本色，不清贫的人不可能成为大作家。您的成功说明了他们是拉不出屎赖茅坑。美国著名政治家、发明家和作家富兰克林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贫困使人丧失一切精神与德行，一个空口袋是难以直立在地上的。」

刘涯飞皱了皱眉头，打断史亦苏的话，问：「你来我家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些话？」

史亦苏说：「当然不是。您的书经常被盗版吧？」

刘涯飞点头，他在琢磨史亦苏的儿子的来意。

史亦苏问：「盗您的版的都是不法书商？」

刘涯飞点头。

史亦苏问：「如果有人对您说，您授权出版的出版社盗您的版，您信吗？」

刘涯飞忍不住笑了：「既然已经授权，何来盗版？」

史亦苏说：「比方说，明明印了一百八十万册，却只对您说印了五十万册，这算盗版吗？」

刘涯飞一愣，说：「这怎么可能？」

史亦苏掏出《只有十二种动物》的印制单递给刘涯飞。

刘涯飞低头看，脸色变了。

刘涯飞问史亦苏：「你从哪儿搞到的？」

史亦苏：「我有一个亲戚在这家印刷厂。我是偶然听说这种事的。我觉得您写作很辛苦，您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

刘涯飞感动：「谢谢你！」

史亦苏问：「您准备怎么办？」

刘涯飞说：「我现在就给那社长打电话，质问他！」

史亦苏说：「您应该通过法律程序制裁他。《刑法》已经将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复制发行其作品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可判入狱七年，并处罚金。我愿意作为您的委托人，代理您打这场官司。」

刘涯飞犹豫：「我和他很熟，是朋友。」

史亦苏说：「正因为是朋友，才更不能原谅他！」

刘涯飞想了想，说：「告他！」

刘涯飞给史亦苏写了全权委托书。

这是一场百分之百胜诉的官司，刘涯飞将起诉书递交法院。

此案轰动全国。

刘涯飞眉开眼笑，他没想到自己的作品能挣这么多钱。

史亦苏对他说：「过去您的书的利润大都被合法书商和不法书商瓜分了。其实您的书能为您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下一步咱们收拾不法书商，把他们都投入监狱！今后好了，您就踏踏实实地写吧！」

刘涯飞拿出二十万元作为酬金送给史亦苏。史亦苏只接了五万元转送远房亲戚，其余分文不受。

刘涯飞对史亦苏的看法好得无以复加。

6

在作协的一次理事会上，刘涯飞提议调史亦苏的儿子到作协新成立的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工作。没人反对。

史亦苏二进宫。

这回史亦苏聪明了，凡遇同事和他过不去，他都采取「让」的策略。史亦苏真切地体会到了「不和别人争就谁也争不过你了」的人生真谛。

在作协干到第三年时，一天，秦文民找史亦苏谈话。

秦文民说：「你在作协工作得不错，我们想给你的工作加码，让你当作协副秘书长，你看怎么样？」

史亦苏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说：「我担心我的能力不行。」

秦文民说：「有我们支持你，好好干。」

从秦文民的办公室出来，史亦苏突然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

他觉得每个人在其工作的地方都会被所有同事打一个综合分数，这个分数是绝对公正的。综合分包括此人的道德品质、贪婪指数、官欲、能力.....

史亦苏接受了上次和谢华国的教训，他回到办公室主动告诉另一位副秘书长秦文民找他谈话了，让他出任副秘书长，他还征求对方的意见。

那副秘书长见史亦苏如此信任他，很是感动，说依你的能力早就应该当副秘书长了。

史亦苏在副秘书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七年。其间有多次到其他部门当正处的机会，连领导找他谈话动员他去他都不去。

史亦苏在厕所大便时经常听到诸如「史亦苏的儿子可不像他爸爸，对当官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之类的话。

任凭文联争夺官位的人明争暗斗，史亦苏绝不参与，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工作。每每遇到下属或同级即将获得荣

誉，史亦苏都真心促成，绝不下绊使坏。他深切懂得在同事临界获得荣誉时给人家使坏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铁定的断子绝孙的恶劣行径。

当秦文民退休而作协秘书长接任文联一把手的职位导致作协秘书长的交椅空出来时，文联上上下下没一个人不觉得这位置应该属于史亦苏。

史亦苏水到渠成地成为作协秘书长。

当天晚上，史亦苏痛哭流涕地在儿子的遗像前烧了一柱香。妻子也激动得泣不成声。

胜利来之不易。曙光就在前面。

尾声

数年后，文联一把手出国访问时遭遇飞机失事。

史亦苏成为「继位」的唯一人选。

上级已同史亦苏谈话。

这是一个周末。文联的几位同事探得今天是史亦苏的生日，他们携带定做的生日蛋糕，未打招呼悄悄来到史亦苏家，他们想给史亦苏一个惊喜。

门没锁。同事们蹑手蹑脚地推开门。

眼前的景象使他们呆若木鸡：

餐桌上是点燃的生日蜡烛。录音机里播放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史亦苏和妻子站立在餐桌旁拥抱着深情地接吻。

在同事们眼中，史亦苏的妻子不是妻子，是妈妈！

同事们夺路而逃。一位女士一路狂吐不止。

当史亦苏发现家门开着时，门口站着的是都是诧异的邻居。

次日，史亦苏一走进文联就发现所有同事看他的眼光都异常，像看怪物。

下午，上面来人找史亦苏谈话，宣布取消对他出任文联一把手的任命。

数周内，史亦苏辞去作协秘书长的职务。原因是他无法工作，他出现在哪间屋子，人们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四散溃逃。

史亦苏辞职回家。

他和妻子决定同时倒走减岁数，当然妻子每天得比史亦苏多走，才能和史亦苏的岁数保持对等。他们要以相同的岁数再重新过一遍。这次没有任何理由不成功，因为史亦苏的经验太丰富了。

不管风吹雨打，两个倒走的身影天天出现在楼下。